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

——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

胡疆锋 刘佳

摘要:以微信、微博、B站、抖音、豆瓣、百度百科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推动了当代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也促成了当代文艺评论的转型。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标准即网民权威,社交媒体催生了新的评论方式和语体风格,拓展了文艺评论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带给文艺评论的不仅有赋权,也有剥夺或阻碍。当社交媒体出现反连接的情形时,旨在获得注意力、流量或商业利益的“锁定”,不再具有互联网开放精神的“隔离”和无法选择的“退出”,使得文艺评论出现了景观化和圈层化的趋势,文艺评论被流量和算法劫持,表达方式日益表演化、浮夸化,难以完成有效的对话;圈层中的舒适区、同温层和过度连接使评论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排他性,加速了审美固化的形成,导致文艺评论丧失生命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关键词:社交媒体;文艺评论;赋权;景观化;圈层化;反连接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4-0140-08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类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越来越离不开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即“一系列建立在Web2.0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网络应用,它允许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创造和交换”^①。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智能手机、无线互联网、移动支付系统的发展,人类已经处于“永远在线”的状态,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彼此的连接也达到了最密切的程度。

从网络的属性看,社交媒体属于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代。在它之前是第一代互联网,属于“功能型”,个人通过网络与工作、生活系统连接起来,形成在线社区或支持离线群组,如电子邮件、网上书店、报刊网络版等。第二代互联网属于“社交型”,也被称为“新新媒介”,网络开始加入各种通信媒体应用程序,在线服务从提高网络通信质量转变为交

互式双向的网络社交工具,把强大的信息生产力交到每个人手里,人们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一新的能力改变了人类生活、工作和游戏的方式。^②第三代互联网属于“虚拟型”,用户借助虚拟的数码化身或代理,在虚拟世界里生活、娱乐、工作,近年来风生水起的“元宇宙”就属于这一形态。作为最新潮的互联网形态,第三代互联网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离普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第二代互联网还将长期伴随着人类,主要代表有:博客(Blogger, 1999)、维基百科(Wikipedia, 2001)、Myspace(2003)、脸书(Facebook, 2004)、Flickr(2004)、YouTube(2005)、豆瓣(2005)、推特(Twitter, 2006)、百度百科(2006)、优酷(2006)、微博(2009)、B站(Bilibili, 2009)、Instagram(2010)、LINE(2011)、微信(2011)、快手(2011)、抖音(2016)等。

收稿日期:2022-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微时代的文艺批评”(2019ZD02)。

作者简介:胡疆锋,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评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北京 100031)。

刘佳,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9)。

社交媒体平台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当代文艺的生产和消费,对中国文艺评论影响巨大。借助社交媒介的赋权,文艺评论拥有了强大的包容力和渗透力,确立了新的知识权威,开辟出新的展示路径和文风。新媒介也直接催生和影响了新的文艺评论主体、评论方式、语体风格,文艺评论获得了宽广的展示空间和强劲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的连接和反连接之间的摇摆运动中,文艺评论也出现景观化和圈层化的发展趋势。

一、社交媒体语境下的云端文艺生活

社交媒体是中国当下最主流的网络媒体,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和惊人的使用规模。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10.29亿,占网民的比例为99.7%,使用微信、QQ等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07亿,使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视频时长在5分钟以内)的用户规模达9.34亿,微博的月活跃用户为5.73亿,平均日活跃用户为2.49亿,各种网络直播用户(游戏、真人秀、演唱会、电商直播等)规模达7.03亿,网民人均每天上网超过4个小时。^③

在社交媒体语境下,一个关注当代文艺的中国学者或网友的数字化生活或许会是以下的场景:

清晨,他打开自己申请的或经常关注的公众号,查看或转发最近更新的学术论文,并与留言的读者互动,同时在公众号、朋友圈上发布最近完成并发表的评论文章。

上午,作为523名“百科蝌蚪团”^④成员的一名,他阅读了百度百科的新兴概念“元宇宙”,并热心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接着,他在知乎上回答了网友的一个问题:“《雪崩》真的是最早的元宇宙作品吗?”顺便在微信和QQ里回复了编辑、同事或学生的一些提问,在线接收了需要校对或审读的书稿或论文。

下午,按照约定时间,他打开腾讯会议室,以“网剧《开端》不是无限流”为题进行了演讲,同时在B站开了直播。期间,他又忙中偷闲在微博上发布了对2022年春节电影档的回顾和展望。

晚上,他打开起点中文网和番茄小说,通过付费或免费的方式追看了一直关注的几部作品,并在“本章说”里留下了自己的评价。接

着,他又浏览了豆瓣上《雪中悍刀行》的小组讨论,作为原著党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打了分,他注意到评分的人已超过14.4万。然后,他阅读了一些书评公众号,通过京东和当当订购了一些最新出版的书籍。最后,他刷了一会儿抖音和视频号,浏览了朋友圈的微信和视频,点赞或转发了几条,在文艺评论的几个微信群里表达了对同事发表或出版新著的祝贺。此时手机的电量已经不足,忙碌的一天就这样逝去。

如上的媒介体验,是当代文艺评论者在网络时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缩影。虽然各自的密度和频率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人都获得了社交媒介的充分赋权。

美国学者彼得斯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里,深刻地揭示出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作为生命“元素”的作用和赋权功能:“媒介构成了城市、蜂巢、档案和星群。”^⑤“我们可以将互联网视为一种存在方式,它在塑造环境的基本能力上,在某些方面已经类似于水、空气、土地、火或以太。”^⑥彼得斯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网络时代人们常常把新媒介和云联系起来,如云储备、云服务、云计算,等等。彼得斯分析了网络媒介和云的很多共性:云是人类的生命元素,“云是人类家园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层”^⑦。云既飘忽不定,缺乏边界,难以呈现,又饱含意义,代表着一种创造性的虚无,天然地具有抵抗本体论的功能。这些和网络媒介、社交媒体的特点和功能是相似的。^⑧这些观点充满智慧和哲思,对我们理解社交媒体的“存有”和魅力有着直接的启发。社交媒介具备彼得斯所说的“元素型媒介”的功能,它允许用户生成内容,鼓励用户进行内容创造和交换,这天然地形成了一种“赋权”之道,让评论者得以在云中漫步。社交媒体悄然改变了当代文艺的生态结构,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审美形态和审美体验,也促成了数字时代文艺评论的转变。

二、社交媒体与当代文艺评论的转型

根据加拿大媒介理论家伊尼斯的观点,媒介在生产 and 传播信息时形成了自己的倾向性,当媒介轻巧便于运输时倚重时间,当媒介笨重耐久不适合运输时倚重空间。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媒介的重要性总有一定的偏向。“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⑨社交媒体既不倚重时间,也不倚

重空间,它催生出了一一种新的网络文化形态。社交媒体时代,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产消者”或“生产型用户/生产型消费者”^⑩日益增多,传播媒介已转变为交互时代的“读写”多媒体,大众进入自我出版的时代。^⑪新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模式逐渐形成,也促成了文艺评论的如下转型。

1. 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新的标准:网民权威

社交媒体最鲜明的特质是便捷性、参与性和互动性,它是直接而即时性的,“将读者和作者重叠在一起,同时又导致出版商、发行商、书商、评论家和教授的技术性失业”^⑫,改变了他们的权威角色和授权任务。网民可以通过弹幕、本章(段)说、留言、发帖、点赞、催更、投票、创造同人文化等方式发表即时评论,微博、微信(群)、QQ群、贴吧、B站、抖音、豆瓣、猫眼等网站上每天都有大量普通网友在发言,参与评论,这也成就了新的文艺评论群体。正如瑞士学者考夫曼所说,“每个人自此,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思考,属于自己的信仰、喜好,点赞和狂踩、朝上或朝下的大拇指”,“社交网络在当代美学标准评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⑬

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在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和场域中,职业批评、艺术家批评的知识或话语经常占据着上风或主流地位。借助社交媒体的赋权,职业批评形成的“把关人”角色随着社交网络上浩如烟海的大众点评、跟帖等互动评论而趋于边缘化,文艺评论变得非职业化。社交媒体不仅支持网民以前所未有的参与者身份出现在文学领域,还重新分配了这一领域内部的权力和规则,让曾经是被动的消费者—阅读者有机会提供生动、真实、多元的文艺评论,参与到文学领域的认定和评价过程中。

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女性向”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为例,在2014年的净网行动中,晋江建立了审核系统,号召普通网友也参与到章节内容的审核中:每三位有权限但是互相不知道的网友同时审核投票,如果有一人不通过,这个章节就会投放到专业的审核团队再次审核,最后主动参与的网友数量多达100万人。^⑭在晋江2016年公布的积分算法规则中,点击与字数、评论与打分、文章与作者收藏,每部分各占三分之一。^⑮在这里,网友的角色既是读者,也是编辑和把关人。网民的这种参与建构了一种新权威:网民权威或公众权威。这是“一种作者和活跃的网民读者(lecteur-usager)之间的融合”^⑯，“公众

权威,也就是网民权威,如今它被一致公认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新标准”^⑰,取代了“受到同行认可(或不认可)的权威”^⑱。在中国,这种网民权威或公众权威的代表是“网络文学原生评论家”(“网评家”)。^⑲

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搜狗百科等在线百科全书的出现和发展,也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知识权威的变化。以百度百科为例,作为内容开放、自由的在线百科全书,百度百科最主要的特点是“大众参与”。和维基百科类似,它不是通过点赞、加好友、关注与趋势等人气原则来进行网络社交,而是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中立原则的分享平台来实现该目标。自2006年上线以来,截至2020年10月,百度百科已经收录了超2100万个词条,参与词条编辑的网友超过717万人。百度百科倡导“专业精英+热情网民”的编辑模式,核心撰写者是百科蝌蚪团和百科热团团队,普通网友只要注册,也可以参与词条的编辑和修改。在其中广大文艺评论学者大有可为,比如“艺术百科”和“秒懂百科”的撰写就需要艺术类协会机构、艺术院校、学术期刊的学者,文艺评论学者可以在创建、修改、完善百科词条中完成知识的分享,满足大部分网民迅速获取权威、可信的知识的需求。类似的平台还有知乎,只不过它把“词条”变成了“问题”,其对知识权威的重构与百度百科一致。

作为新的知识权威,网民权威直接参与和影响了网络文艺生产者的创作过程,这或许是网络文艺和传统文艺最根本的区别之一。网民批评借助网络形成一种巨大能量,这是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与数字媒介息息相关的新的资本形式,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网络人气资本”。^⑳这种资本是网络文艺的核心资源。以阅文集团为例,阅文在2021年度的订阅、收藏、销售等网络文学记录全面刷新,这得益于阅文旗下各大网站的读者所创建的积极互动的社区氛围。阅文在年度盘点中专门列举了读者的巨大作用和成绩:“2021年评论超100万的作品增长量同比上涨30%,读者在17万部作品中创作了新的章评和段评论内容,起点读者为热爱的角色比心超1亿次,在读者的摇旗呐喊下,185个起点角色的星耀值增长超10万起点。”^㉑起点中文的签约作家——网文大神爱潜水的乌贼坦言:网络评论是对网络作家最大的考验,当遇到一些“差评”的时候,精心准备想写的东西被别人否定的时候,一定会有自我怀疑的阶段。但同时,评论也是最好的

反馈,“互动可以成为一种提升的方式”。^②

网民评论重构了一种知识权威,归根结底是广义的粉丝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具有同人文化的性质。网民的解读方式有时与主导审美逻辑不一致,可能会游离、违背、改变甚至颠覆、扭曲了作者的原意。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网友评论群体是“文化生产者”而非“文化消费者”^③,属于詹金斯所说的“文本盗猎”行为^④。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原作不断的否定和再创作之中,他们对所喜爱的文化产品的典型反应除了喜爱和沉迷,还包括不满和反感,正负两方面的反应促使他们与文本积极互动,从而成为参与建构并传播文本意义的积极参与者。^⑤“盗猎者”致力于解决故事漏洞,发掘多余的细节和未充分发挥的可能性,建造出比原文本更丰富、更复杂有趣的元文本,提升了原作的知名度。^⑥

2. 社交媒体催生新的文艺评论语体和话语风格

社交媒体上的文艺评论类型非常丰富,既有论证严密、史论结合的长篇论文,也有大量松散、随性的评论帖。前者如著名网评家 Weid(段伟)的《网上阅读十年事(1998—2008)》《一部标签的丰富史,一则原创小说类型谈——试论二十一世纪以来大陆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与演变》、裴培的《网络文学二十年:让我们从头认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巨大市场》等,就发布于“龙的天空”“互联网怪盗团”等论坛和公众号上。后者如“龙的天空”之类的专业网络文艺评论平台上的短评。截至2022年2月8日,“龙的天空”仅“网文江湖”“原创评论”“推书试读”等核心板块上的帖子总数就超过115万,多数是只言片语的短评,宛如古人诗文评传统的复兴。知乎的影视区板块延续了类似“如何看待……”的知乎式发问,对各类文艺作品进行点评与讨论;豆瓣网以评分、短评、长评构成多元的大众网络文艺评论阵地。在B站、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中,许多吐槽式的文艺评论采用视频、文字、弹幕、跟帖融合的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语体。

和传统的学院派文艺评论相比,网友评论形成鲜明的风格。它们看似随性、散漫,实则敏锐、犀利,往往某一部文艺产品刚刚开播或更新,网友评论就新鲜出炉。在社交媒体时代,“媒介就是速度”^⑦。社交媒体非常善于把握话题,标题抓人,文字生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即时文艺评论,大多简洁灵活,有配图,有评分,可弹幕,便于随时随地发布、

查收、转发和搜索。网友借助剪辑软件等技术,将评论立体化、图像化,或梳理剧情,厘清线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或针砭时弊,入木三分,获得诸多粉丝的点赞和转发。与评论家的正襟危坐和高谈阔论相比,网友评论或许有失专业,不够厚重和坚实,但它们更接地气,更有活力,更有锐气,也不乏温度和深度,增强了当代文艺评论的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

如B站上有很多以“吐槽烂片”为内容的自媒体UP主(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网友),他们常以粗制滥造的网络影视剧为批评对象,对剧中不合情理的叙事逻辑、冲突、台词或套路进行无情嘲讽。这些吐槽式的评论恰好挠到受众的痒处,好评如潮,点击量几百万、弹幕上万条不算是难事,它们甚至成为网友的看剧避坑指南。B站近期推选出了2021年度百大UP主,其中“大象放映室”“电影最TOP”“泛式”“木鱼水心”“小片片说大片”“1900影剧室”等因其专业性、影响力以及创新性而入围。^⑧诸多影视类UP主因制作吐槽视频时话风犀利而热度持续增加,受到网友们的认可。以UP主开心嘴炮在2021年9月上传的《这剧是人拍的?逆天吐槽〈程序员那么可爱〉》为例,这个视频细致地分析了剧中“十个烂片套路”,得出“现在这些烂片,烂得都没有灵魂”的结论,最后还以点带面,剪辑了《程序员那么可爱》《燕云台》《长歌行》《有翡》《风起霓裳》《燕归西窗月》等热播剧的诸多镜头,分析了其中的三条“贪吃蛇”,让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⑨这里所说的“贪吃蛇”,原指一款经典的小游戏,别的游戏往往以操作者的胜利而告终,但贪吃蛇的结局永远是失败:贪吃蛇最要命的一点就是贪婪,当游走自如的小蛇越长越长、积分越来越高时,它却意识不到危险,往往在最得意扬扬的一刻突然死亡。这种“贪吃蛇”和当下的一些文艺作品何其相似!UP主的这种评论,文风通俗,见解深刻,其中对“贪吃蛇”的细读和批评,让人汗颜,也让人警醒。截至2022年3月初,这个视频评论仅在B站就获得159.8万次播放、总弹幕数2万条。除了B站,这条视频评论也在豆瓣、知乎、腾讯、优酷等网站上转发,受众数量难以统计。类似这样的视频不断创造当代文艺评论的新纪录。

3. 社交媒体为文艺评论开辟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日趋活跃的社交媒体提供了和读者直接对话交流的空间,塑造了学者、网友或学术期刊敏锐而专业的文艺评论形象,成为其从事文艺评论、积累文化资

本的公共空间。以公众号为例,公众号是用户在微信上申请的应用账号,可以实现和特定群体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的全方位沟通、互动,受众的点赞、分享和转发不仅扩大了文艺评论的影响力,及时传播了新近的学术信息,也促进了作品、学术研究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互动,增添学者、网友和作品的人气。

和个人的公众号相比,一些运营较好的学术期刊公众号的受众/粉丝往往过万甚至数十万,粉丝活跃度高,推送文章的阅读量众多,转发、评论、点赞的数不胜数,运行出色的公众号“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注重激发并引导用户的阅读兴趣与互动愿望,增强了用户黏性,扩大了期刊的传播力”^{③⑩}。一个季度的总阅读量就接近 300 万,篇均阅读量达到 22100 次,最热论文的阅读量达到 10 万以上。^{③⑪}《探索与争鸣》公众号 2022 年 1 月 12 日的推送就体现出这样的效果。当天推送了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发表的《元宇宙、叙事革命与“某物”的创生》一文,原文的题目中规中矩,稍显平淡,因此公众号新拟了一个更吸引人、更网络化的标题:《能够再造“邓丽君”的元宇宙,会将人类引向一个由快感支配的世界吗?》^{③⑫},推文在正文开头特意增加一段 2 分 41 秒的视频,视频中邓丽君的虚拟形象与一群嘉宾进行了跨时空的实时对话、合唱,令人惊叹不已,还补充增加 4 张关于虚拟现实、互联网科技、科幻世界的图片,开放了读者评论,从而完成社会热点吸睛—视频/音频播放加持—精美版式展示—互动交流与回应的推送程序。通过公众号的推送,原本抽象的元宇宙批评获得更多的关注,受众也得以和专家平等对话,对艺术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奇云之奇,在于其千变万化而魅力无穷,正如社交媒体。借助社交媒介的赋权,文艺评论得以在云中漫步,天马行空,姿态万千。

三、社交媒体的反连接与文艺评论的景观化、圈层化

社交媒体建构出网络传播和人际双向交流、连接所形成的符号系统,在这种巨大而细微、透明而混沌的介质里,琐碎而庞杂的信息在瞬息之间鲸吞海吸,建构出深广繁杂的复杂现实和世态万象。社交媒体带给当代文艺评论的不仅仅是赋权,也有可能是剥夺或阻碍。正如荷兰学者迪克所说,“社交媒体的赋权能力是一把双刃剑”^{③⑬},连接媒体在常态化的生活中总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开心地接受使用与批

判地抵制并存”^{③⑭}。也正如特克尔所说:“我们坚信网络连接是接近彼此的方法,即使它也是同样有效地躲避和隐藏彼此的方法。”^{③⑮}具体地说,连接虽然是互联网的内在法则,但是当社交媒体的使用成了彻底的商业或消费行为,人们过度使用、依赖社交媒体时,连接就会走向反面:反连接。

社交媒体的反连接表现之一是“锁定”。基于流量和算法,社交媒体会出现某种“锁定”现象,如吸引用户并将其锁定,管理者和用户对数据的操纵,“用户会被几大平台所过滤的内容‘锁定’,最终导致其只会看到系统的信息、购买相同的产品,观看相同的剪辑”^{③⑯};“内容是自发的,也是受控的;是无中介的,也是被操纵的”^{③⑰}。表现之二是“隔离”,平台“隔离”竞争对手,形成限制用户的“围墙花园”。^{③⑱}表现之三是“(无法)退出”,即“选择退出连接媒体几乎不可能”^{③⑲}或成本过高。这些反连接的情形也被学者概括为互联网运动中的“连接与反连接的摇摆”:当现代人饱受过度连接之苦后,适度不连接或反连接思维变得必要,这也可能成为互联网未来发展中的另一种法则。^{④①}

连接媒体生态系统所出现的“锁定”“隔离”“退出”等反连接现象,对文艺评论的负面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旨在获得注意力、流量或商业利益的“锁定”,不再具有互联网开放精神的“隔离”和无法选择的“退出”,使文艺评论出现景观化和圈层化的趋势,让文艺评论难以在云中漫步,只能退而却步。

1. 文艺评论的景观化趋势

“景观”一词出自德波的《景观社会》,原指被商品驯服和统治的消费社会,后被考夫曼用来描绘新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变迁。考夫曼认为,在当下“注意力”已经取代传统的商品生产和消费的统治,注意力经济规律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品”,“变成了一张崭新的通用交换货币”^{④②},景观的核心是“注意力和公众关注度经济”^{④③}，“在媒体膨胀的情况下,‘注意力’和‘公众关注度’已经成为最为宝贵的东西”^{④④}。“网民正在被他们使用的软件格式化和奴性化,这就是景观当今的格局。”^{④⑤}考夫曼重点分析了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景观化”:“一位不在照片墙(Instagram)上晒自拍(selfie)的作者,一位不在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平台回复读者、和无数读者朋友交流分享的作者,就不能成为一位严肃认真的作者。”^{④⑥}他同时指出:文学的景观化已经无处

不在,媒体系统影响了整个文学创作链和整个知识生产链:从作家的形象到文学“圈”的形成,再到读者的阅读方式,全过程都出现了景观化的趋势。^④考夫曼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当代文艺评论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在社交媒体时代,当代文艺评论也出现了景观化的趋势,以注意力和关注度为最终追求,主要有以下具体表现。

一是文艺消费和文艺评论被流量和算法劫持。在算法的操控下,文艺评论者看到的多数只是平台愿意提供推荐流量的作品,是平台最希望受众注意和评价的作品类型,也希望受众的评价可以引来更多的注意力和关注度。正如考夫曼所说:“电子也好,数码也好,注意力经济主导着一切,它‘配置’权威,它决定权力的等级、先后顺序和出现的时机。”^⑤注意力经济像“学院大奖的有权之士那样,有决定‘生’与‘死’的权力”^⑥。在这样的情形下,“关注”“收藏”“转发”“分享”或“热搜”背后的算法功能确保了平台对用户的“管控”和“引流”,多次占据微博热搜榜单的作品未必是真实的排名和口碑,可能只是源于强势营销的推动,多次的刷屏推送淹没或排挤了真实的文艺评论。

二是文艺评论日益表演化、浮夸化。出于收割流量、吸引广告或带货的需要,景观化的社交媒体要求文艺评论首先要能够被看到,被关注到,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和UP主根据类似语法规则的具体法则去适应景观,满足注意力经济、公众关注度和数据的需要。“大数据是连接媒体生态系统的生命线,决定了它的生命”^⑦,因此,评论者变得越来越角色化、表演化,公众号的推文变成标题党,习惯于蹭热点,成为即时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衍生出大量的营销号,披着媒体评论的外衣行营销之实,在网络空间中“带节奏”,严重干扰网络文化生态,割裂受众的真实审美过程。

三是文艺评论只能传达出虚幻的体验而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和连接。微博号称“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抖音希望“记录美好生活”,视频号试图“记录真实生活”,媒体信息看似流动不居,鲜活丰富,但刷来刷去,评论者看到的多是算法操控下的数据,逃不开自我的设限和无限的重复,无法实现异质主体间的对话,也不能在对话中邂逅“陌生化的、可爱的灵魂”,无益于“主体的丰满与反思”,此时的消费—评论状态就是反连接或“萎缩的连接”。^⑧评论者试

图在阅读中寻找“心灵回音室”,但最终体验的只是被控制的“客房服务”。^⑨这种体验或许就是“交往在云端”的“云孤独”,或者是雪莉·特克尔所说的“群体性孤独”:“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变得越来越孤独。”^⑩“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在,但是我们对彼此期待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可能存在的风险是:我开始把其他人视为实用性的客体而去接近,并且只愿意接近对方那些实用、舒适和有趣的部分。”^⑪这些虚幻或孤独的体验,相信是每一个刷完手机后沮丧而后悔的当代人的共同感受。

当连接成了反连接,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后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是骄傲而自由的网民,但事实上,我们却是数码文盲。”^⑫当文艺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景观化的一部分,文艺评论就失去了广阔的知识生产、传播、普及和积累的空间,也无法再保持真实而充沛的活力和创造力。

2. 文艺评论的圈层化趋势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盛,网络平台在当代文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有人提出:“平台,是你我每秒钟生活的代名词。”^⑬不同的平台形成不同的圈层,即社会中的分类化动态场域。文艺评论存在某种圈层,这并不稀奇,鲁迅先生就曾经反问道:“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⑭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圈子”,指的是有着不同批评标准、知识体系和生产秩序的团体,主要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依托某个群体,主要出现在印刷媒体等旧媒体时代。在社交媒体兴盛之后,圈层的密度、丰富度和复杂程度都不同于以往,圈子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阶级属性、文化背景虽仍有关联,但与平台所强调的兴趣、爱好和品位的联系即“趣缘”更为密切。著名的同人文化平台LOFTER(乐乎)的口号就是“让兴趣,更有趣”,平台也因此被称为“趣缘空间”,把同一代人隔离在不同的圈层和折叠空间里。

圈层化的发展给文艺评论者的解读带来更大难度和更多挑战。在社交媒体时代,评论者需要深入趣缘空间内部,“了解不同的圈层与不同的文艺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辨认出趣缘空间(社交平台)中的

原住民群体。比如,要研究饭圈文化/粉丝文化,得去新浪微博;要研究二次元文化,需要去 B 站、有妖气、AcFun、Stage1st、Bangumi;要研究弹幕和鬼畜,得去 AcFun、B 站、有妖气;研究同人文化,得去 AO3、LOFTER;要研究土味文化、恶搞文化,不能忽视快手、抖音和视频号;要研究恶搞文化(搞笑配音),胥渡吧、淮秀帮是最佳的选择;要研究小清新、邪典电影,需要去看豆瓣网、桃淘电影、独立鱼、时光网和公路商店等;要研究耽美,需要去看晋江文学城、长佩文学、海棠线上文学城;要分析丧文化/佛系青年,要看 B 站、微博、人人视频;要阐释游戏文化,STEAM、3DM、NGA 是最好的选择,等等^{⑤7}。不过,要进入这些圈子,评论者先要破解不同圈层之间的各种行话、密语和层出不穷、数不胜数的“梗”,但这又谈何容易!文艺作品的破壁、出圈现象之所以会带给人们带来惊喜,也显现出化解圈层间隔阂的艰难。

对圈层成员而言,圈层文化形成某种舒适区和同温层,使得圈层内的评论者对圈层文化也产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和排他性。社交媒体的强连接或过度连接,也使得人们对圈层过度依赖,加速了审美固化的形成。圈子里的人对不符合自己这个“圈子”的见解,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打压。评论者很难脱离不同圈层之间所建构的标签化的观念藩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快手”上苦练街舞的萌娃已经登上了 2022 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也无法消弭很多评论者在提及“快手”与“抖音”差别时对前者的“低俗”嗤之以鼻的刻板印象。即使在同一圈层,评论者也面临着论争时的认同难题。在 2021 年“清朗行动”整顿饭圈文化之前,圈层内外的粉丝一言不合就互撕、控评的乱象,让人记忆犹新。文艺评论者想表达质疑的权利和自由在实际上被剥夺了,除了退圈、退群、退组、屏蔽朋友圈、注销账户,实现“反连接”,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但这注定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需要强调的是,社交媒体的圈层化和景观化在很多时候同时存在。以微信为例,微信群具有明显的圈层化特征:朋友圈大体上建立在好友之间实名认证的基础上,只不过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屏蔽和删除等功能使得朋友圈显得较为松散而不断变化,这其实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同体或圈层。微信(群)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只允许点赞或转发,不支持否定性意见和质疑,这主要是出于圈层文化的约束。

社交媒体的过度连接和强互动导致人们无法坦诚地在朋友圈说“不”,我们要么沉默,要么点赞,缺乏其他选择。那种坦诚相见、唇枪舌剑、以理服人的学术争鸣很难出现。大家都在转发和祝贺彼此的新作,气氛融洽,其乐融融,微信群里看似生机勃勃、丰富多彩、风景怡人,但实际上都是景观化的表演。甚至有学者说,“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一个‘点赞社会’”,“在朋友圈里,点赞以赤裸裸的数码景观的形式表现出个人的交换价值”,“我们越来越多地依靠点赞的多少来评价自身乃至身边的事物”,“点赞也因此成为可以‘观看’的权力和金钱”。^{⑤8}在这里,微信的点赞功能同时展示出了文艺评论的景观化和圈层化及其后果,这也符合景观化的特点,“没有排他性,就没有公众关注度”^{⑤9}。

德里达指出:“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⑥0}这就是说,真正有效的文学制度的目的就是保障和庇护文学“讲述一切”的自由和合法性。然而,在景观化和圈层化的网络空间里,文艺评论容易失去文学制度的保障,也就有可能丧失生命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元宇宙”世界的最早构想者之一,美国科幻作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教授弗诺·文奇^{⑥1}面对网络的复杂变化,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在我看来,计算机和网络是会推动人类自由,还是会损害人类自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⑥2}“我们每个人都身处于这个世界之中。我们未必知道自己能飞多高(也有可能坠落消亡)。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后代可能会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展翅翱翔……”^{⑥3}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科幻大师对网络世界谨慎的乐观态度。

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时代,文艺评论者既要接受连接的赋权,也要直面反连接的困境;既要敢于云中漫步,也要舍得退而却步。只有这样,文艺评论者才能适应新的互联网法则,完成自己的使命。

注释

①Kaplan, A & Haenlein.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 *Business Horizons*, 2010, 53(1): pp.59-68.

②[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序”,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

wxzb/hlwtjbg/202202/P020220318335949959545.pdf. ④“百度蝌蚪团”是百度百科撰写者的中坚力量,比普通用户拥有更多的编辑权,具有较强的词条编辑能力、评审能力及判断能力,其成员可以建立工作室,成为普通科友(网友)与百度公司沟通的桥梁。⑤⑥⑦⑧[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3、57、418、276—283页。⑨[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28页。⑩[澳]格雷姆·特纳:《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⑪[澳]约翰·哈特利:《数字时代的文化》,李士林、黄晓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瑞士]樊尚·考夫曼:《“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李适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12、35、41、42、52、8、4、206、16、14、17、236、241、55、43页。⑳㉔邵燕君、肖映萱主编:《创始者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2—263、269页。㉕有学者提出了“网络文学原生评论”这一概念,指的是在网络原生环境下生发、主要在网络空间内部产生影响的评论,这方面卓有成就者可称为“网络文学原生评论家”,简称“网评家”,主要指在网文圈内发言的著名粉丝评论者和推文大V。邵燕君、肖映萱主编:《创始者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0—91页。㉖黎杨全认为,忠实的网文支持者,借由点击、订阅、推荐、打赏与讨论逐渐增加新人的人气,群造经典,让小说崭露头角,并最终大红大紫。详见黎杨全:《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转型》,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30—31页。㉗阅文集团:《2021,网络文学纪录全面刷新!》,https://mp.weixin.qq.com/s/7VtnmCHaFUYg80woaC8P4g。㉘虞婧:《茅盾文学奖得主、网络文学名家首度同台:所有的文学都来吧》,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113/c404027-32330892.html。㉙[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㉚㉛㉜[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6年,第22—23、266、45页。㉝郑兴:《媒介就是速度》,《读书》2002年第3期。㉞数据参见《2021年B站百大UP主名单正式揭晓:你关注了几个?》,https://www.sohu.com/a/515898647_170520,获取时间2022年1月12日。㉟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75610366/.㊱㊲林春香:《融媒体时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力分析——以CSSCI(2021—2022)来源期刊为中心》,《闽江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㊳https://mp.weixin.qq.com/s/dTH-vQQgKYijeM_vx0RbVg。㊴㊵㊶㊷㊸㊹㊺[荷兰]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80、176、193、184、185、195、182—183页。㊻㊼㊽[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周逵、刘菁荆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0、1、165页。㊾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2期。㊿[荷兰]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译者序”,晏青、陈光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页。㉑陈威如、余卓轩:《平台革命》,(台湾)商周出版社,2013年,第20页。㉒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9页。㉓胡疆锋:《作为事件的网络文艺与新文艺评论的再出发》,《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㉔张生:《点赞社会的来临:数码景观,虚假承认与权力的复古》,https://mp.weixin.qq.com/s/kvDRk-XbMRuxDog_kkS5Ww。㉕[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㉖人们一般把“元宇宙”追溯到1992年的《雪崩》,但早在1981年,弗诺·文奇就在小说《真名实姓》里畅想了“元宇宙”世界的大部分架构,他当时使用的是另一个词:另一境界(the other plane)。㉗㉘[美]弗诺·文奇:《真名实姓》“序言”,李克勤、张羿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IX、X页。

责任编辑:采薇

Walking in the Clouds or Dropping 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Hu Jiangfeng Liu Jia

Abstract: Social media represented by WeChat, Weibo, Bilibili, Douyin, Douban, and Baidu baike have influence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A new standard, the authority of netizens, has emerged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system. Social media has given birth to new commentary methods and styles, and expanded the public spa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at social media brings to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not only empowerment, but also depriving or hindering. When anti-connection occurs in social media, the "lock-in" aimed at gaining attention, traffic or commercial interests, the "isolation" that no longer has the spirit of Internet openness and the "dropping out" that cannot be chosen, will find the trend of "spectacularisation" and "circle specializ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appear, which is hijacked by traffic and algorithms and is increasingly performative and exaggerated of expression.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dialogue; The comfort zone, stratosphere and excessive connection in the circle make the critics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identity and exclusivity, and 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the circle also accelerates the formation of aesthetic solidification. The spectacularisation and circle spec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may make itself lose vitality, creativity and action.

Key words: social media;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empowerment; spectacularisation; circle specialization; anti-connection